

一股冷风,从半开着的门缝里鱼贯而入。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。

但此时我顾不上那么多了,心中的怒气,将我推出门外,重重的关门声,发泄了我心底的一些不满。

我与妻吵架了。傍晚漫天飞舞的雪花,像极了我此时的心境。

其实事情并不大。但妻老是不依不饶,继而扩大声势。我必须避其锋芒,来到这雪花飞舞的世界。我决定找一处小酒馆,但雪花如絮,宽阔的大街上,此时像老家小镇上夜晚的小街,少有行人。

我只得在空寂的大街上,漫无目标地前行。

我与妻结婚,很多年了,我们之间很难得为一些小事争吵。一场地震,再次磨软了我们的心。地震后,我与妻的脾气却明显不如以前好了,今天就为了一件比芝麻还小的小事,我们居然争吵得不可开交。我一直想息事宁人,但妻子那边火气正旺,有增无减,摔门而出是我唯一的选择。

喜食甘蔗,故里土壤贫瘠且面积少,无土可种植。每每见到街市上贩卖甘蔗者,我便脚如生钉,踌躇不前。甘蔗不是鬼怪精灵,不勾魂,但是勾人味蕾。

家父早年为营生,从镇上批发一捆甘蔗来乡间贩卖。十余来根,用草绳捆成一束,立在路口,供过往行人挑选。家父忙于田间收割播种,顾不得家里,他就让我搬个小板凳,坐在一旁,做个临时看摊子的甘蔗童。夏日长,烈日高悬,寂静的乡村,蝉鸣树间,飘荡无垠,让人愈加的燥热。那一束甘蔗细长青嫩,青秆绿叶,不是紫褐色的粗壮品种,仿如青玉笔杆,若入聊斋,必是个青衫水袖的及笄少女,一见即倾心,自难忘。偶有风来,叶片舞动,惹来心头一阵凉爽,也惹得我口角生津,几欲起身啃噬。家父得知我心事,为安抚我,取一根甘蔗给我,让我边吃边看着摊铺。从清晨到傍晚,从他摆好摊子下田去,到从田间归来收拾好摊子。我自然欢喜,寸步不离。村里小伙伴邀我去捉鱼摸虾,下河洗澡,上树掏鸟窝,都被我一一拒绝,我要看守着这个摊子,盘算着这一捆甘蔗能换回几枚锱铢零钱来。

日上槐树枝头,行人往来稀疏,偶有旅人停下看了一眼青蔗,问了一下价钱。5毛一根,摇摇头,行人咽了一下口水,继续赶路。一连几日,家父每日允许我吃一根青蔗,我也乐此不疲,自此不去关心收益如何。几日后,只卖得两三根,余下的甘蔗竟然被我啖尽,落

大街上偶尔开过一辆小车,在昏黄的街灯下,开车人仿佛也遇到了什么不快,速度是那么缓慢而拖沓。

雪花更密了,夜色凝重,街灯的亮度在雪境里,显得那么乏力、无助。

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,看见朝我这边来的那辆人力货运三轮车的。

骑车的是一个男子,因为雪大,他穿得也厚,我看不清他的脸,但坐在他身后的女人,我看得真切。那件红花棉袄,在雪夜的街灯下,是那么的耀眼。

也许是路面太滑,或许是车子太重,我看见男人的整个身体,几乎伏在了车把上,他身体前倾,脚下的轮子,缓慢地转动。前面是一段小上坡,男人绕着S形,吃力地前行。

我突然发现,男人的两只耳朵上,各多出了一只手来。那手将男人的耳朵,严实地包裹了。显然,那是车后女人的那双手。车子从我身边缓慢走过时,我看见男人耳朵上的那手,还在慢慢地来回摩挲。

得满地渣滓、败叶、青皮和那根断了的草绳。

家父并无怠意,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完毕,池塘里的水位也下降了许多,他再也不用担心我会再次落水。家父问我愿不愿意再卖些青蔗,我摇了摇头。我的嘴角被青蔗皮割了一道口子,嘴巴也因为嚼了几天甘蔗渣而酸痛,食青蔗带来的甜意远不及疼痛和酸痛来得长久。家父笑了笑,便不做强求。我那时才意识到,家父本就无意于靠那几根甘蔗获益,或许不是我在守着甘蔗,而是甘蔗替父母守住了一个乡村孩童。

乡村瓜果之味本就寡淡,黄瓜脆,玉米糯,野枣苦,梨子涩且硬,西红柿略带酸味,童年的记忆里缺少了甜味,故甘蔗之味如糖似蜜,多汁甘甜。吾乡不产甘蔗,甘蔗多是外地人贩卖至此,旧年曾有戴着草帽的中年男子拉着板车走街串巷。板车上躺着几根甘蔗,“黑金刚”节短而粗,叶宽而色重,如黑脸李逵,甜味浓稠,渣滓多;“白玉蔗”节长而瘦,叶细而色青,如玉面书生,甜味清淡,渣滓少。卖蔗人满村吆喝,村童们围着板车,如同之前围绕着货郎担或者骑着自行车贩卖冰棍者,乐此不疲,跳跃欢呼。若是哪家买回一根甘蔗,根部和叶鞘都舍不得砍去,孩童拿着这根甘蔗走在村子里,仿佛孙悟空拿到了金箍棒,引得村里小伙伴们侧目,殷羡不已。掌灯后,村里必会有哪户人家因为孩子吵闹要甘蔗而响起啼哭声

F

月光城 小小说

风雪中的那双手

骆 驼

Q

月光城 散文

青 蔗

王 光 龙

月光城

我的心一下子热起来了,涌起了一种莫名的感动。

我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。小上坡陡了一些,车子行进的速度也明显慢了下来。男人的腰更弯了,他嘴里哈出的气息,在面前形成了一个白色的柱子,若隐若现。女人努力将自己的身体靠上去,那两只手,牢牢捂在男人的耳朵上。我看见女人的后腰,暴露在茫茫雪野中,但女人的双手,没有抽出来拉一拉自己的衣服,依旧死死地捂在男人的耳朵上……

小上坡过去,就是一片平整的路面。男人与女人,在这雪野中,成了一道美妙的风景。

我就这样一直跟着,不知走了多远。

我感觉自己完全融入了这夜色,融入了这不可多得的画面。

男人终于将车停靠在路边。离他不远处,是一片平房。

我知道,这是地震后修建的过渡板房,许多受灾的民众,都安排在这里。男人将车

和吵闹声。

甘蔗根如爪,如虬髯,似出土蚯蚓,丑陋得很。幼年食青蔗,根部往往只削去这些根爪,去皮,切成圆形木块,用刀背刺碎,虽然只吮吸到一丝甜味,依旧舍不得丢弃。叶梢也只去叶,杪处嚼起来有苦味。甘蔗做棍耍,当剑玩,待乏味了,砍成几节,依旧舍不得吃。搁置久了,水润多汁的甘蔗被时间偷偷尝食,吮吸了汁液,变得干瘪僵硬,粗纤维显露出来,如嚼毛线,如咀渣滓。我一连吃了好几根家父贩卖的青蔗,那个年代,想想也是奢侈得很。

乡间贩卖的甘蔗总不见得是光滑青嫩笔直的品种,一连好几天没有卖掉的甘蔗,仍旧放在板车里,如容颜渐逝的待嫁闺中女子,只能降低身价出售。板车里还有少许生了蔗虫的甘蔗,贱卖的话也有人要。梁绍壬在《两般秋雨盒(音同“安”)随笔》里写道,“蔗虫性凉,吾杭极贵,出痘险者,赖以助浆,然不可多得也。广东潮州,蔗田接壤,蔗虫往往有之,形似蚕蛹而小,味极甘美,居人每炙以美酒。”我在乡间吃到的一两根甘蔗内,蔗虫少,供家父下酒怕是不够。蔗虫蜷缩在甘蔗内,已死,剔除蔗虫,它蜗居的地方留下一小穴,穴壁成黑褐色,剜去,并不影响食用。

在广东求学三年,我从安徽坐火车驰骋而过广东市镇,车窗外田垄遍布,甘蔗林茂密,

停好,将女人从车上扶下来。他从车上拿下一根拐杖,递到女人的腋下。我这才看清,女人只有一条完整的腿!另外一条,从膝盖以下就没有了。也许是路滑,女人晃了一下,险些跌倒,男人忙伸出他的右手,抓住了女人,女人的双手,迅即抓住了男人。就在那一瞬间,我的心降到了冰点!男人,只有一只手!左边那空空的袖管,在女人抓住的那一瞬间,飘了起来!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!

我看见男人扶着女人,将女人的一只手,夹在了自己的腋下。女人依偎着男人,慢慢朝板房走去。

我仰面朝天,雪下得更加密了。

我就这样仰着头,任雪花飘落在我的脸上。

良久,我转过身,加快脚步,朝家的方向走去。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回家,将我看见的一切,说给妻子听!

我想,等我讲完看到的这些后,风雪,早就停下了。

如持戟阵仗,列列森森。广东甘蔗产量大,便宜,有蔗虫的少,水分多,甜味重。回到安徽多年,每食甘蔗,甘甜中还能尝出一丝南国的椰风柳韵之味。

甘蔗汁甜,皮却硬如未锤打的薄铁皮,锋利如刀刃,让人见之心惊胆寒。垂髫之年,每次啃去甘蔗皮,总是卡在牙齿缝中,如鱼刺,甩不掉,拔不出,疼痛得哭闹,直跺脚。家父担心我被甘蔗皮割伤,用自己牙齿咬剥去皮,留下玉白的甘蔗芯于我。家父镰刀不离身,也常用镰刀削去甘蔗皮,就像在削一根木棍。不似现在用快刀去头去尾,砍成几段,塑料袋一装,犹如买菜。

甘蔗好吃,渣滓却难清理。每次吃甘蔗,总觉得像绿林好汉,需放浪形骸,吃相怎么也矜持不下来。吃得爆浆乱飞、汁液乱喷,吃得腮帮滚圆酸痛。满嘴甜汁,满心满足,也落得满地渣滓。渣滓满地,如破絮,如堆棉,如士兵的弃甲。每食甘蔗,引得家里的牲口围观,好似我吃了什么鲜美之物,它们候在我身旁乞食。一地甘蔗渣,鸡犬刨食,咽不下去,急得满院子奔跑。

街头常见路旁小摊榨甘蔗汁,混黄色,如暴雨击打池塘后泛起的浑浊,让人难有口欲。食甘蔗,还需自己啃皮嚼渣,方得其味。张岱《夜航船》载,“顾长康啖蔗,先食尾。人问所以,曰:‘渐入至佳境’”。先苦后甜,这是品食甘蔗的顺序,亦是人生至理。我为父后,方悟得少许。